

夏目漱石爱情三部曲の二

再现世安稳，也会因为某个人，突然想要奋不顾身



从此以后

それから

なつめ そうせき
〔夏目漱石〕

竺家荣

译

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二

课外借

从此以后

それから

夏目漱石

なつめ そうせき

竺家荣

译
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此以后 / (日) 夏目漱石著; 竺家荣译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9.2

ISBN 978-7-5387-5448-3

I. ①从… II. ①夏… ②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近代 IV. ①I313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14663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刘瑀婷

装帧设计 孙利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从此以后

〔日〕夏目漱石 著 竺家荣 译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官方微博 / weibo.com/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/ sdwycbsgf.tmall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640mm × 910mm 1 / 16 字数 / 181千字 印张 / 17

版次 / 2019年2月第1版 印次 /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35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1

从门外传来什么人嘎达嘎达跑过去的声音时，代助看到眼前高高悬着一双巨大的厚底木屐。随着脚步声远去，那木屐又倏地一下从眼前逃之夭夭了。这时候代助醒来了。

他瞧见枕旁的榻榻米上落着一朵重瓣山茶花。昨天夜里，代助分明听见这朵花吧嗒一声掉下来。在他听来，那声音足有一只皮球被人从天花板上砸下来那么响。他也知道可能是夜深人静造成的错觉，但为了心安，他还是把右手放到心脏上，听着肋骨边上怦怦搏动的血脉又睡着了。

代助睡眠朦胧地凝视着那朵如婴儿脑袋大小的山茶花，突然想起什么，把手按在平躺的胸脯上，又测试起心跳来。近来他新添了这么个躺着测试心跳的毛病。心脏仍然平稳正常地跳动着。代助把手按在胸口上，想象着在这怦怦跳动下缓缓流动的鲜红的热血。这就是生命。此刻自己正用手掌按压着这流

动着的生命，而这手掌感触到的近似时钟的回响，如同把自己引向死亡的警钟。倘若可以不听这警钟活在世上的话……倘若这盛装血液的皮囊，不兼有盛载时间之用，自己该多么轻松愉快啊！自己将怎样纵情享受人生啊！可是……代助不由得哆嗦了一下。他是个渴望活着的人，就连想象因血流正常跳动的安静的心脏都受不了。他经常睡觉时把手放在左乳下方，无端地胡思乱想这里被人打了一锤子可怎么办。代助虽然身体无恙地活着，但有时竟然会觉得，这样活得好好的，不过是奇迹般的侥幸。

代助把手从胸口收回，拿起枕边的报纸。他从被子里伸出两只手，把报纸打开，看见左边版面上画有某男人正在砍杀女人的画。代助赶忙移向右边版面。这页上登出了闹学潮的大字标题。代助读了一会儿这个报道，手渐渐发酸了，报纸从他手里啪嗒一下掉在被子上。他点了一支烟，一边抽烟一边将被子掀开五寸宽，伸出手拿起榻榻米上的山茶花，对着鼻子嗅起来。他的嘴、胡须和大半个鼻子都被花儿遮住了。他喷出的烟雾在山茶花瓣和花蕊上缭绕不去。代助把那朵花放在白色床单上，站起来去了浴室。

代助在浴室里仔仔细细刷了牙。这整齐的牙齿常常令他引以为豪。然后他脱光衣服，把前胸和后背都擦个干净。他的皮肤光泽而细腻。每当他摇晃肩膀、举起手臂时，皮下脂肪会微微胀起，就像涂抹了一层香油后，再仔细擦掉了一般油亮，他对此也颇感自得。随后梳理一头黑发。有趣的是，他的头发即使不搽油也很好梳理。他的胡须也和头发一样纤细而柔软，

优雅地遮盖在嘴唇上面。代助对着镜子，就像女人搽脂粉时那样，双手拍了两下自己这富态的脸颊。他是个对自己的容貌非常自负的人，如有必要，他甚至敢涂脂抹粉。他最厌恶的就是阿罗汉^①那种脸型和表情，所以每次面对镜子，他都心怀庆幸：“啊，总算没长成那副尊容，真是谢天谢地！”因此，即便听到别人说他爱讲究，他也毫不苦恼。一句话，他就是这般超前于旧时代的日本。

约莫三十分钟后，代助坐到了饭桌前。他一边喝热红茶，一边往烤面包上抹黄油。这时，名叫门野的学仆从房间里把报纸拿过来了。他把叠成四折的报纸放在坐垫旁边，大惊小怪地说道：

“先生，这回可闹大了啊。”这学仆见到代助，总是“先生，先生”地操着敬语。起初代助苦笑着制止过一两回，门野只管嘿嘿地笑着说“可是，先生……”，马上又叫起“先生”来。没法子，代助也只好听之任之，渐渐成了习惯。如今只有这个年轻人可以坦然地叫他“先生”。其实，学仆对自己的主人，除了叫“先生”之外，也没有更合适的称呼了。代助也是把门野留下做学仆后，才意识到这点的。

“你是说学生闹事的事吧？”代助表情平静地咬着面包。

“可不是，多痛快呀。”

“你是说把校长赶走痛快吗？”

① 即罗汉，是伟大的佛陀得法弟子修正最高的果位。其貌大多形骨奇特。

“是啊，最后他不辞职也不行吧。”门野笑嘻嘻的。

“校长要是辞了职，你也能赚到什么便宜吗？”

“先生不好开这样的玩笑。太计较得失的话，哪有什么快乐啊？”

代助照样吃着面包。

“他们是真的恨校长，还是另有得失问题，想把校长赶走，你知道吗？”代助说着，拿起铁壶往红茶杯里续开水。

“我不知道，怎么，先生知道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即使不知道，如今的人要是无利可图，会那样闹事吗？那不过是表面文章呀，你懂吗？”

“什么？是这样啊。”门野稍稍严肃了些。代助不再说话了。门野是个脑袋不灵光的人，不管你跟他说什么，他都是千篇一律地回一句“什么？是这样啊”，还满不在乎的。对人家跟他说的，也不知到底明白了还是不明白。代助倒觉得他不事事较真、不过激，这点也挺好，就留下他做学仆。可是，这门野既不去上学，也不爱看书，整日无所事事。代助曾劝过他：“你学点儿外语如何？”门野只回答“是吗”或是“是这样啊”，绝口不说“好的”。像他这种懒人，也回答不出什么像样的来。而代助呢，也不是生来为了教导门野的，并不强求，随其自便。幸好门野头脑虽懒惰，身体蛮勤快，代助很稀罕他这一点。不光是代助，就连家里的阿婆，自从门野一来，好像也轻松了不少。因此，阿婆和门野相处甚好。主人外出的时候，两人常常闲聊天。

“阿婆，先生究竟打算做什么呢？”

“像先生这样有学问，做什么都不是问题呀。不用为他担心。”

“我倒是不担心。我是觉得先生还是做点儿什么的好。”

“莫非是打算娶了夫人之后，再慢慢找个事由吧。”

“这个主意好啊，我也想像先生那样生活呢，一天到晚看看书，听听音乐什么的。”

“你这么想？”

“不读书也行，要是能像他那样悠闲自在多好啊。”

“那都是命里注定的，没法子噢。”

“是这样啊。”

反正二人聊的不外乎这些内容。门野搬进代助家的两周之前，这位年轻的独身主人与这个食客之间，有过下面一段对话。

“你在上学吗？”

“原先上过，现在辍学了。”

“原先在什么地方上过？”

“去过好多学校，反正去哪里都觉得厌倦。”

“很快就厌倦了吗？”

“嗯，差不多吧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不太想念书了？”

“嗯，一点儿也不想。而且最近家中的日子不太好过。”

“听家里的阿婆说，她认识你母亲。”

“嗯，原来我们两家住得很近。”

“你母亲还……”

“母亲还是在家里揽点儿不挣钱的活儿干，但是近来不景气，好像挣不到钱。”

“你说好像挣不到钱……你不是同她住在一起吗？”

“住是住在一起，可是母亲总是数落我，所以我从来不多问。不管什么事，她都叨叨个没完。”

“你哥哥呢？”

“哥哥在邮政局做事。”

“你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”

“还有个弟弟，他在银行里做事……唉，比打杂的稍好些吧。”

“这么说，闲着的就你一个了？”

“嗯，是这样。”

“那么，你平时在家里都干些什么？”

“一般就是睡觉，要不就出去溜达溜达。”

“家里人都在干活儿挣钱，只你一个睡大觉，不觉得苦恼吗？”

“不觉得多苦恼。”

“一家人很和睦吗？”

“倒也没吵过架，说来也是怪了。”

“可是，你母亲和哥哥，一定巴不得你尽早自立吧？”

“也许是这样吧。”

“看样子你是个没心没肺的人。你真是这样的人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从来不撒谎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个乐天派喽？”

“嗯，算是乐天派吧。”

“你哥哥多大啦？”

“算起来，他今年二十六了。”

“那可该娶媳妇了。你哥哥成亲以后，你还像现在这样无所事事吗？”

“到时候再说了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，车到山前必有路吧。”

“还有别的亲戚吗？”

“还有个婶子，她如今在横滨干漕运呢。”

“婶子干漕运吗？”

“不是婶子在干，应该说是叔父在做。”

“你何不去婶子那儿，让她给你个活计干干，漕运业很需要人手吧？”

“我生性怠惰，他们多半不会要我的。”

“这样想可不行啊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母亲来拜托我家的阿婆，想把你送到我这里来呢。”

“嗯，母亲好像说起过这个事。”

“你自己到底怎么打算呢？”

“是，我尽量勤快些……”

“你愿意来我这儿吗？”

“嗯，挺愿意的。”

“不过整天睡觉散步可不行噢。”

“那不成问题。我身体结实，泡澡挑水什么的都干得了。”

“我家里有自来水，不用挑水。”

“那就打扫卫生吧。”

门野就是以这样的条件成了代助的学仆的。

代助吃完饭，抽起烟来。一直抱着膝盖坐在橱柜后面，靠着柱子发呆的门野，觉得现在正是时候，又跟主人搭话：

“先生，今天早上心脏感觉如何？”

他前些天知道了代助这个毛病，带着几分戏谑问道。

“今天还没什么。”

“怎么老是明天就要出毛病似的。像先生这样过分在意身体的话，说不定最后真得了病呢。”

“已经得病了呀。”

门野只回了“是啊”，瞧着代助油光发亮的脸，隔着短外褂打量他那肌肉丰满的肩头。每当这种场合，代助总觉得这个年轻人有些可怜。因为在代助看来，这个青年的脑袋里装的全都是牛脑子。跟他谈话，他只能在众人走的大路上跟着走上五十米，稍微往岔道上一拐，他立刻就会迷路。他绝对不会让自己走进沟壑纵横的逻辑的地盘。至于他的神经系统就更粗了，好比用粗绳子胡乱编成的。代助观察这个青年的生活状态时，甚至会奇怪此人究竟为什么要苟活在世上。即便是这样，门野照样若无其事地混日子。他居然还把自己这种混日子与主人的生活态度看成同属一类，自鸣得意的。更可笑的是，他还仗着自己唯一可夸耀的强壮身体，讥讽主人最敏感的弱点。代助的神经，是对自己特有的缜密思考能力和敏锐的感受性付出的税钱，是高尚教育的彼岸发出的回音般的痛苦，是成为一个

天赋的贵族所得到的不成文的刑罚。正是忍受了这些牺牲，他才成为现在的自己。有时甚至是从这些牺牲本身，真正认识到人生的意义。门野对这些深奥的道理当然一概不懂。

“门野，邮件还没有来吗？”

“邮件吗？哦，来了，送来一张明信片和一封信，放在桌子上啦。要拿过来吗？”

“不用啦，我过去拿也行。”

代助回答得含混不清，所以门野已经站起来，把明信片和信拿来了。明信片上，只有淡墨草写的几句：“今日两点抵东京，暂且在外面投宿，特先告知，明日上午叨扰。”正面写着内神保町的旅店名称和发信人平冈常次郎的名字，和背面一样，字迹非常潦草。

“这么说已经到了，是昨天到的。”代助自言自语着，又拆开了那封信，是父亲的笔迹。信上写道：“我两三天前已经回到家里，虽说没什么要紧事，但有些话还是要对你说，接到此信后，回家来一趟。”还告诉他，京都还不到赏花时节，普通快车很拥挤等等，罗列了几行无关紧要的文字。代助一边卷信，一边来回看着明信片和信。

“你帮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吧。”

“好的。给家里打电话说什么？”

“就说今天我跟人有约，要和一个人见面，所以回不去。明天或后天一定回去。”

“好的。跟谁说呢？”

“父亲外出旅行刚回家，说是有话对我说，让我回去一

趟……但是，你不必找父亲接电话。谁来接电话，就对谁说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 门野信步出了门。

代助从餐室穿过客厅回到书房，见房间打扫得很干净，掉在榻榻米上的山茶花也被清扫了。代助走到花瓶右侧的组合书架前，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厚厚的相册，打开金属卡锁，一页一页地站着翻看起来，翻到一半时，他的手突然停下了，这页里有一张二十岁左右的女子的半身照。代助低头凝视着照片上女子的容貌。

2

代助正想着换上和服，到平冈住的旅店去看望他时，恰好平冈自己来了。只听见车子嘎啦嘎啦地一直拉到家门口，随着“就这儿，就这儿”的说话声，车把咚的一声落了地。平冈的嗓音和三年前分别时没什么两样。在玄关处，平冈对出来迎他的阿婆说：“我把钱包忘在旅店了，先借二十钱。”代助听着这些动静，不由得想起了学生时代的平冈。他赶忙跑到玄关，热情地把老朋友让进了房间。

“你怎么跑来了？今天可得多待会儿啊。”

“哟，还有椅子呢。”

平冈说着一屁股坐在了安乐椅上。看他这架势，仿佛自己这足有五六十公斤重的躯体还不值三文钱呢。平冈将他的和尚头靠在椅子背上，扫视了屋内一圈，赞道：

“你家真是不错啊。比我想象中的好。”

代助没有接话，打开了雪茄盒的盖子，然后问道：

“后来，你过得怎么样啊？”

“说来话长啊。”

“起先你还常来信，大致知道一些情况，可最近音讯全无了……”

“别见怪啊，我跟谁都不大联系的……”平冈突然摘下眼镜，从西服胸前拿出皱巴巴的手帕，眨着眼睛，擦起镜片来。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是近视眼。代助定睛看着平冈的举动。

“还是先说说你自己吧。”平冈说着双手拿着眼镜，把精细的眼镜腿小心地戴在耳后。

“我还是老样子呀。”

“老样子是最好不过了，世事无常啊。”

这时，平冈皱起眉头，望着庭院，突然换了个口气说：

“喏，还有樱树哪。才刚刚开花呀，气候和我们那边差了不少呢。”

平冈说话的腔调，不像以前那样沉稳了。代助有些失望，附和了一句：

“你们那儿很暖和了吧？”

不料平冈听了顿时兴奋起来，声音洪亮地回答：“嗯，暖和多了。”就像是猛然间意识到自己的存在，脱口而出的口吻。代助又打量起平冈来。平冈点上了一支雪茄烟。

这时候，阿婆总算端来了茶壶。“壶里是刚加的水，要等水烧开，就耽误了工夫。茶水上晚了，对不起啦。”她一边解释着一边把茶盘放在桌子上。在阿婆唠叨时，两个人都默默地

瞧着紫檀木茶盘。阿婆见没人吭声，只得干笑着走出去了。

“她是谁呀？”

“老女佣，雇来的。我得吃饭呀。”

“挺会说话的嘛。”

代助微微撇了撇红润的嘴唇，不屑地笑了笑，说道：

“她没有在这样的人家里做过用人，凑合着用吧。”

“还不如从你家里找个用人来。你家有的是吧？”

“可都是年轻的呀。”代助很认真地回答。

平冈哈哈笑起来，打趣道：

“年轻的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“反正家里的用人都不行。”

“除了这个老女佣，还有别人吗？”

“还有一个学仆。”

门野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，正在厨房里跟阿婆说话。

“只有这两个人吗？”

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

“这么说，还没有娶媳妇了？”

代助脸一红，但马上像平素那样很平淡地说：

“要是娶媳妇，至少会通知你呀。我看，还是说说你的……”

代助突然打住，不往下说了。

代助和平冈上中学时就是朋友。尤其是毕业后的一年里，二人亲如兄弟。那时候他们最开心的事，就是彼此坦诚相待，互帮互助。这也常常见诸于行动，由此他们一直坚信，彼此为

了对方说出的每一句话，都不是说着玩儿，而是包含着为对方牺牲自己的意思。然而，一旦要付出这种牺牲时，这乐趣会瞬间变成痛苦，对这一必然结果，他们竟丝毫没有意识到。

一年后，平冈结了婚，与此同时，他被调到就职银行的京阪地区某分行去了。出发那天，代助把新婚夫妇送到新桥车站，装作很愉快地和平冈握手告别，祝愿他们“早日回来”。平冈反倒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没办法呀，暂时忍耐一下吧。”他眼镜后面的眼睛里，却浮出叫人艳羡的得意之色。代助不禁突然憎恶起了这个朋友。回家后，代助闷在房间里沉思了一天，那天本来要陪嫂子去听音乐会的，他也无心去听，让嫂子担心得不得了。

起初，平冈经常写信来。报告平安抵达的明信片，在那边安了家的通知信，再后来是告知在分行上班的情况，以及自己对未来的期望等等，什么都写。每次收到来信，代助总是认真地写回信。奇怪的是，每次写回信时，他总是隐隐感到不安，有时实在忍受不了，就放下笔不写了。只有当平冈在信里对代助过去的所为，多少表达点儿谢意时，他才能顺畅地写出比较平和的回信。

渐渐的，他们就不怎么通信了。从每月两次减少为一次，进而拖延至两三个月一次。到后来，代助觉得若不写信反而不安起来，即便没有什么可写的，也为了赶走这种感觉，写封信发出去。这样维持了半年左右后，代助感觉自己头脑和心胸都慢慢发生了变化。伴随着这种变化，给不给平冈写信都不觉得怎样苦恼了。代助出来单过已一年有余，只是在今年春天互寄